味雋齋史義

自序

昔人偁史記爲太史公書以人名其書者明此人欲自發舒知空言不如實事故取舊文自證明古立則今悟著見則微表文成則指達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之謂也故論春秋之未作也有事然後有文有文然後有義而論孔子之作春秋也則欲申其義始寓之文欲成其文始寓之事自黃帝至于麟止皆太史所寓焉爾莊周所申汪洋自恣之意故寓諸虛太史欲申禮節名教之防故寓諸實惟其實而寓也故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故反覆而非煩也陵亂而非襍也刋削而非漏

也補綴而非博也質野而非俚也荒忽而非怪也此寓也則有其所寓者求其所寓者而彼固一以貫之矣今人四肢百骸顧不有支離鄙褻可笑者乎又不有若贅焉者乎若缺焉者乎非是則不可以爲人者其生然也形其寓也資所寓以全其生生全而形立矣若欲因形以求生則離以造化之神運懼不能肖一肢凡吾所以讀太史公書者如此此猶夫人之所知非別有知也吾知之以吾人何必不各知之以其吾也然夫人應知之而或不盡知之者則惑于史家之說也吾豈不知夫論史者之何所見于太史公書也而曰遷固皆良史才也固之爲漢書也所以舉漢事也有其事而後有其文以

其文舉其事固之意盡乎文固之文盡乎事事舉而文美謂之良史可也并太史公書而史之無他焉殆以其官史官也其書名史記也夫以其官與其書名而欲因以讀其書究其義無怪乎趯趯然遠也太史公知之矣其言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誠自惜其義也吾嘗伏而研其義其得則釋然也如見其人焉其不得則曠然也想見其人焉其有得而無以自信也則博求其效而不敢遽決也蓋必吾所云云者皆出于其人之所自云然而後吾之云云者乃非吾之意而其人之意也則庶乎可謂讀太史公書者歟篇與篇之次也人與人之次也事與事之次也莫不有義焉

三千年而一朝也聖賢庸愚亂賊而一堂也禮樂刑政妖祥夢卜而一轍也褒揚嗟惜嬉笑怒罵而一情也凡以暢其義也鳧鶴之脛不可得而續斷也棟梁榱桷瓴甓塗墍髹彩以爲室一材缺則不成也凡以輔其義也自是而外蓋積卷盈百皆可斷章而賦之矣則史而已矣

道光十有二年壬辰二月荊谿周濟序

味雋齋史義

荆溪周濟止庵著

目錄

卷之一

五帝本紀附後說　夏本紀
殷本紀　周本紀
始皇本紀　孝文本紀附後說
禮書　樂書
律書　河渠書
平準書　吳太伯世家
齊太公世家　魯周公世家

管蔡世家　衛康叔世家
晉世家　楚世家
鄭世家　魏世家
韓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孔子世家　陳涉世家
外戚世家　齊悼惠王世家
蕭相國世家　曹參世家
張良世家

卷之二

伯夷列傳附後說　司馬穰苴列傳
商君列傳　蘇秦列傳附後說

白起王翦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孟嘗君列傳
范雎蔡澤列傳
魯仲連鄒陽列傳
屈原賈生列傳附後說
李斯列傳
韓王信盧綰列傳
張丞相列傳
劉敬叔孫通列傳附後說
袁盎鼂錯列傳附後說
張釋之馮唐列傳
萬石張叔列傳
扁鵲倉公列傳
吳王濞列傳附後說
魏其武安侯傳
匈奴列傳
司馬相如列傳附後說
汲鄭列傳
儒林列傳
酷吏列傳附後說
大宛列傳

游俠列傳附後說　貨殖列傳
太史公自序

男侍臣曾孫振庸校刊

味雋齋史義卷之一

荆溪周濟止庵

五帝本紀

託始于黃帝何也曰父尙黃老故也其曰山川鬼神封禪與爲多焉何也曰君所有事也曰尙書獨載堯以來何也曰尊經也夫立言者必審于君父之際太史深于六經誦法孔子而父崇黃老之學時君方興用鬼神禱祠念不尊經非所以明教而君父之過又不可質言然則所冀于好學深思之士豈有極哉

賢逹服虞以四凶爲四辠非也賓門流四凶後三載巡守歸言于帝乃以四辠變四夷夫辠由見用者也四人才皆可用故堯用之有辠故舜黜之黜之而猶惜其才

故使變革夷俗悔過展力以圖晚蓋其地皆在五服之內與四凶之投荒裔禦魑魅固殊科矣三危旣度苗績敘焉餘人之勤庶亦差次是以大禹感會過門不入配天四百卒成大孝不然石紐鄙人非有官守之責也分當銜恤靡至以終其身而乃汲汲功名之會不已甚乎孝子錫類大舜斯舉亦爲不足勸矣

後說　史記雖始於黃帝實始於堯堯讓天下於舜者也世家始於吳泰伯列傳始於伯夷皆讓也讓者禮之實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太史公扶名教以抑利權故託始於讓而以貨殖終篇其敘貨殖也曰最下與之爭

先生於史記各篇多有後說耀膺寫史義既竟擇錄數條並存於卷末以見一班心嚮往之不能自已也門人馮元耀誌茲更附於各篇之末

夏本紀

丹朱既弗嗣舜禹君臣相飭猶兢兢于盪舟何也非盪舟也奡欲力取天下故盪舟賁勇以懵眾朱好慢游朋淫于家盪舟非所有事也其曰罔水行舟者譏不事也不憂堯之憂乘四載以荒度土功也是以先之罔晝夜額額以戒怠繼之呱呱弗子以著勤怠則失之如彼勤則得之如此是所以垂誡于無窮也古之君人者皆計功而後為之功弗被天下父不敢以私其子鴻荒既平艱鮮既奏貢賦既定五服既成天下無事然後有德者

可以世及敵是也

殷本紀

一君得一臣則立興君臣沒曾無餘澤少被其後吾于殷之盛衰不能無疑焉意其時諸矦多地小力弱罕有能爲變者徒以職貢謹怠爲盛衰而非必更治迭亂至于如是之數且驟也武丁委政不言以觀國風旣得良弼乃始發憤蓋深藏其幾潛察其變類陰謀矣楚莊齊威始伏終奮及其奮也皆進賢退不肖所黜陟或多或少皆宜其時而當于人心操術不同其志同也且夫新天下之耳目而作其氣使能者爭濯磨自劾喁喁如恐不及不肖者警動而易慮中興之烈其必以此夫

周本紀

尙書所載三代皆稱王殷紀曰周武王爲天子其後貶帝號爲王何也曰紀異聞以起西伯受命稱王之疑也夫紂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得征伐是西伯所受之命也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此之謂也推本于天上帝何也曰紂之命文王也出于文王求免羑里之時是無望之福也是以詩人本之天上帝以神之且紂固天子天子之命則固天上帝之命也虞芮質成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又曰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蓋者或然之詞也詩人者說詩之人非斥

作詩之人也太史於是固深疑之矣周公追王禮實記之三分服事孔子亦云而漢興經生異說蓋有堅持文王受命稱王者是以述貶號以發其耑若曰紂固襲夏商號爲帝文卽稱王尙不僭於天子以姑調經生之說而不敢遽援禮孔子以破之是史闕文之愼也書稱武王既克殷徵九牧之君登豳阜望商邑曰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是克殷時武王未六十也而禮言九齡夢錫然則必執一以徵信文獻不足未如之何已故表三代以世而曰考之古文咸不同乖異

始皇本紀

賈生之言曰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兼殷周之蹟以制

御其政後雖有驕淫之主未有傾危之患二世有庸主之行正先帝之過以威德與天下海內各安其處暴亂之姦止矣嗚呼何其言之深也由前之言所以制治也治定故驕淫可保由後之言所以救敗也民安則庸主僅存夫天下者家之積也大君以至輿儓父子兄弟之積也有子曰其爲人孝弟悌好犯上矣不好犯上未有好作亂者也人君莫不懼其下之作亂而極禁之于犯上之後是以雖不敢犯亂而其好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是以君之與民䖍䖍乎其相掎而未有足恃也進乎此皆知安之矣使之室家相保內有所係而弗動于危矣雖然此計利避害者也非有所愛于其君也可與暫

息而不可與持久何也言利則爭之漸也爭則犯之漸也爭始于等夷而寖及乎上寖及乎上則亂之漸也上挾常勝之勢以御其下下蓄常不勝之憤以狙伺其上始乎迫脅以立威威窮乎姑息以弭變變弭故君驕于上姑息故民玩于下以驕君臨玩民而庸臣處其間始恤恤乎不可以終日矣庸臣之變計必且規所重而比之重始乎上恆卒乎下始乎內恆卒乎外于是有下比爲下比則纂遡高是也有外比焉外比則叛章邯是也一旦并發遂成土崩是故以安民爲事而不深識于民之所以安雖可苟救一時之敗而不足以制治

孝文本紀

漢法口率出錢爲賦山澤關市佐之除田租不除賦也除租不除賦民爭趣田務本抑末之道也口賦以給國用則上莫不欲民之多所以安集之者恐不至期于庶矣務本而抑末期于富矣民以口供賦于上則名者著籍不得輒轉徙若嬉游自便教可施矣是故民數者制治之本也王者受其籍而藏之天府聖人見負版者式之宣王料民于太原周自是衰民而至于料則其平日于生耗殆未之講也隆周比閭族黨之法蓋已廢矣國語語焉而不詳爾記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三代而下欲求墾田歲增藏富于下以漸復古之治莫近于賦口而免租反是則耕者困游嬉末業益興夫敺力耕

之艮民代游媠末業出賦耕者且益寡田且益荒民游田荒其究稅且卒不可得飛灑詭寄以重其困困自下始其流及上勢使然也且戶口之計不關賦役有司者皆泄泄視之雖有編審具文爾巳水旱之菑振貸之發緝捕之政守望之助皆無託焉宰一邑者且不知幾何民又安知所業與其莠艮教安從施民非獄訟則與官不相見也安得其情卒有所欲爲皆假手于胥吏是以蠹民者爲腹心待命者爲讎敵絕上下之通拔天下之本由此始矣是故爲上者不知民數不可以施治

後說　張晏註不言孝文紀闕愚疑所傳文紀亦非史公原本何以言之孝惠呂后紀其敘時事宜止落分

明孝文可紀甚多而第載詔書未足以發暢昭示即如賈子陳政事疏不見本傳法當見文紀今亦闕如是可疑也

禮書

張晏注班史司馬遷傳十篇缺有錄無書云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三王世家傳靳列傳日者列傳龜策列傳凡十篇武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四篇褚少孫補按自序曰至于麟止則史例當止于元狩元狩以後或因耑竟委或屬辭比事固皆不為特紀也封禪書贊曰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是知八書用意專在推明本始著隆替之效以垂

法後王此篇但推制禮之本不著太初所定禮文觀後世史官專纂輯緜文末節者異矣叔孫制儀但襲秦故孝文罷定禮之議晁錯欲正名竟以誅死孝武定儀十餘年不就蓋漢以秦簡爲治能矯秦之苛暴而不能革其君驕臣諂之習此賈生所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賈生之學深達禮治之本漢但采用其抑彊藩禦外侮及錢穀細故于大耑壹未舉也仲舒賈生之亞漢庭既不能用學者又專習其陰陽菑異術數之末曲守章句甚至破壞聖經萬口一聲堅樹城府先王遺制于是澌滅殆盡太史知漢所以不能復遵先王之法者其原在急功利而尤惜孝文不能尊用賈生至比之楚放屈平

然則詳舉漢禮以貽後王其毋乃去古愈遠而與太史之意相左乎

樂書

公孫弘以元狩二年三月薨伐大宛得千里馬在太初四年弘薨已二十年汲黯以元朔五年罷主爵中尉元狩五年召拜淮陽太守十歲卒得馬時黯亦死三年昔人據此斷樂書之僞然其論幾安相敕至于流湎而歸于樂以節樂意義閎矣引趙高一世之化度時之樂正與禮書漢亦一家之制相發明蓋咎漢不能復古專襲秦故乃至廷議廟謨亦與二世趙高如出一轍持論與太史最近史記之成也藏之名山副在京師意副本遺

缺而名山之本猶或口授人間是以後學述而錄之者乎

律書

張晏注直曰兵書兵法決勝在明分數分數者主德孰優民情孰附將孰賢糗糧孰便地勢孰得士卒孰習城郭孰完器械孰利而衡之以曲直直則一當三曲則三當一此與截竹作管度長絜廣三分損益以爲進退剖析微眇殆無以異易曰師出以律此之謂也吹律聽聲其一耑爾古者大刑爲兵故兵刑法皆曰律言兵則賅刑言律則賅兵刑

河渠書

禹以爲河所從來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水性就下而載之高地何也曰水性者所以爲治也善以其性爲治者當謹節而愼用之若高而驟下後將無可復下驟下爲妄用其力于無用之地無可復下勢必浸淫渙散歸墟不暢下壅上潰矣河至大邳南岸山勢盡地平衍土疏易流所以數敗也廝渠載之高地西迫大山山根土堅實無敗而其要尤在節就下之性不使徑盡蓄全力以歸墟疏爲九河所以澄之也同爲逆河所以激之也此禹功所以永久也近世言治河者皆主以水攻沙是但知逆河之說者也

夫水之性固必就下而下有辨載水者地也而行地者水也是故非徒辨地與地之高下也又必辨水與水之高下海之處地下于河不問可知也而海之水則往往與河之水相平海水清而渟河水濁而駛清則輕而揚濁則重而墜河入海輒伏行伏行則四面皆爲海水所距迅下之力什不存三是以入海數十里後無不中起尖淤兩旁分洩者其勢固然也若能使河水常高于海水則鋪行海面其去勢當益遠矣卽不能當使其漸下而不驟卽不能當使其落前勢長落後路短勢長則水力全路短則人力省此載之高地同爲逆河之指也近海地旣平河不窄則入海無力所以必爲逆河而逆河

之上與其益深毋甯益廣度全河之水計其所容廣必淺狹必深深則損地之高以就海而海之處下分數益減淺則其高全入海猶建瓴也狹則深深則怒怒則挾沙多是敺中國之土入海爲尖淤也廣則淺淺則澄澄則挾沙少是留入海之尖淤以培中國之下地也此疏爲九河之指也善哉乎賈讓通其詞曰毋與水爭地又恐人不明于水容之說而引齊魏各去河二十五里之隄以證之夫去河二十五里之隄視今日所謂遙隄相去遠矣而在春秋猶謂之曲防葵丘之盟特申其禁然則金隄盡而九河接其游波寬衍固可知矣大陸以上河水不能不濁與使入海孰若留培兗州于是因勢疏

之其數適九占地既廣淤益澄流益淸歷年益久下地益高逆河入海將益暢九河湮爲平陸後人歎不可復覩而不知此固禹所禱祀而求計日而待者也然後知讓之所謂不與水爭地者乃不敺土以入水也此意不明後之言治水者遂不師禹師鯀師鯀故背禹背禹故且議禹不敢議禹乃議讓其害可勝言哉

引渠溉田大利也因以便漕則更利因以代漕利且無算然必謹察土性非但察所渠也又必察水源及所過辨其淸濁淤沙而謹用之水淸爲上濁挾淤次之挾沙爲下欲用沙水先察所瀦瀦而澄之乃引而渠之渠所在必依埴土埴乃保澤此其大較也鄭渠利番渠勞無

功覔廢惹以此歟

平凖書

孝友之治抑末重農敺民而田之是以富樂富樂而無教則生侈景不善繼不輿禮讓徒以富貽武上下胥侈下幷兼武斷以虐煢獨上開邊封禪務爲名高本富絀民爭趣末末富桑孔之徒迹其富之所在壟斷取之至使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産業畜聚衰世益貧而俗益侈此無他民偷不復爲人計也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又曰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其究至于樂萇楚無室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吳太伯世家

太伯以讓立國讓且立國何也所以安太王王季也且夫父子兄弟之愛至無已也太伯長而又賢立少之意特太伯微窺之耳太王固未始明言也託采藥而去去而别立國以示不返則太王授季歷季歷受周俱無憾焉仲雍繼之兄終弟及此亦吳家法也壽夢欲立季札札讓不立可也三兄因欲以次必致國于札可謂能繩祖武者已札卒讓不立非也僚立而光弑札啟之也札之讓固矣夫先王之所欲立者札也札不立非僚則光僚曰吾嗣吾父也光曰吾世嫡也皆不爲無說是故札立而傳之光則仁至義盡而國安矣札不立非光弑僚則僚弑光觀僚之就享于光門堂戸席環刃以待則其

臲卼不可終日之勢固已久矣札之固讓以爲己名也以爲己名則名讓而實爭札爭名僚與光爭國又奚責焉故札不立于前爲讓于後爲爭孔子曰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

齊太公世家

自太公以陰謀開業其子孫大臣遂多權詐用事然而得民者得失民者失葢取或可逆守必用順自古彊霸之君未之有易也太史本齊變至魯魯變至道以明齊不能守周禮徒尙權詐是以苟收人心于一時雖或得之而無以固結其親上死長之意景公踊貴陳氏厚施

轉移之間國祚中絕反不如魯之弱而久存黃老之不足恃固若此哉

魯周公世家

魯所稱秉禮之國也其卒禮儀之辨莫之講也昭公習儀而以知禮聞是以季札觀樂景公問禮而太史斷之曰魯道之衰揖讓從而行事倍夫禮始于夫婦房闥之閒而成于君臣上下相維繫之際惠公奪子婦登爲夫人以子允爲太子是爲桓公桓公于是弒隱自立身死文姜之亂其後三桓奪政逐君幾與魯相終始桓公黨宋逆納賂鼎太廟厥後季氏逐君賂齊晉以自固孔子用事大功未竟齊歸賂女樂文馬以閒孔子夫微者衆

所易忽遠者人所難見然其積絲徵應杪榴銖黍之閒往往而驗也聖人知其驗之可危而必驗之不足恃也是故不以禍福懾其流而以禮教防其原禮之施于人事也不爲之節文則其意不達既以節文達其意矣節文存而意或亡于是乎有儀而無禮禮既不存則其于防禍亂也固已遠矣然其積之也深則寖以成俗是非好惡之正固未嘗一日而不張也是以昭哀播越疑若亡不旋踵而自哀至頃九世傳子晉分齊纂魯猶僅存三桓子孫微矣

管蔡世家

自古宗族與外戚不兩大漢其最先著者也太史見孝

惠呂后之事逆覩漢業所以隆替特于管蔡世家發其微曰天下既疑賴同母弟十人爲輔拂管蔡身作亂而并舉以爲輔弼者恕其心也管蔡所畔者周公耳非畔周也其事則亂其心則疑以疑致亂使其亂成亦不過取周公而代之位亦至于更姓改物也漢當少帝時齊王舉兵而西灌嬰與連和卒禽諸呂孝文入繼始罷兵天下莫之非也是故以管蔡而當諸呂則至忠歸之矣以齊王而當周公則大逆坐之矣疑似之蹟難明流傳之辭易惑一旦發憤百慮俱廢且以太公召公之聖朝夕左右于周公之負扆朝諸侯猶不能無疑焉又況二叔身遠闕門采風遙聽者乎世固有誠效信著卒成大

功若乃時數不偶橫被惡名陷大戮者亦已多矣其所
與爲難非甚仁聖鮮能畧其蹟而原其心𠛬且因噎廢
食矯枉過正以傷一代之治假使周公成王因管蔡之
畔疑及天下諸侯改計別圖以思制馭文武之業蓋曰
殆哉武庚謬而微子續管叔誅而蔡仲興親賢之寄愈
隆猜防之嫌不起此周祚所以永久也呂氏之變七國
之憂較其安危輕重易知也漢氏弗深察卒奪同姓之
權以成外戚之禍可勝言哉

衞康叔世家

諸侯之亂未有如衞者也武公號賢聖以賂賂士弑兄
而纂之位州吁效尤宣貽世殃外殄于狄文起顛踣失

驩盟主自後更出迭入僅君如奕棋以迄愼公固未嘗三世安枕也而貶號之後獨最後亡幸巳季札觀樂歎康叔武公之德其故不可知乃謂衞多君子豈非君卿混濁于上而大夫士維持正誼激揚風節于下實有列邦所不能及者邪孔子三至衞曰魯衞之政兄弟也夫魯一變至道賢于彊伯之齊而衞政得差次爲兄弟魯衞之國削君危而見許于聖賢如此此足以見士風民氣之可以立國有非荒君驕臣所能遽敗者而周先王崇禮設教之澤至深遠矣

晉世家

曲沃奪宗王再伐之而卒命爲晉君周之失政刑于是

爲甚矣夫以曲沃之彊不能得晉人之心四欲滅晉而不克也王一命遂列爲諸侯羣公子且盡獻挾虢憤再舉而併之恃王命也周之加禮于晉至矣卒之六卿平王室操內王之權而王遂不得不命三晉爲諸侯且因魏之請并立田和以成戰國其所由來者漸矣史于曲沃大書王伐者二而以王命成之所以戒周其亦所以戒晉也夫

伯主未有不以賞罰用其下者也史譏晉文失賞成厲過罰而深戒御臣之難蓋君之所以賞罰者爲民則公爲已則私伯者賞罰大抵爲已而非爲民是以寬則濫吝則遺嚴則刻不遜與怨環伺而起其君特鼓之以權

御之以詐是以上下相遁而其隙愈深舅犯要君以沈璧介推懟主而絶蹟皆權詐之所召也後壺叔先狐偃徒以仁信之名文其功利之實孔子斷之曰譎而不正其以此哉夫伐曹衞以免宋偃本謀也執曹伯分地予宋軫特申其餘意爾夫不直救宋而伐曹衞以致楚所謂多方以誤之也退三舍所以怠楚而怒晉皆兵謀也烏覩所謂全信者乎晉與于文而其政體如是是以其臣爭騖于權詐迎雍于秦而背信擊秦以搆數世之禍穿最有功則弑君者穿書實破楚則弑君者書是亦所謂上行下效捷于枹鼓者也成厲何責焉悼逐不臣者七人書假親弑其君而宴然執政悼之賞罰亦可知矣

雖聽祁奚任魏絳何足以收主權而愜民心哉叔向告晏嬰曰公厚賦爲池臺而不恤政政在私門此齊晉所以卒亡于其臣也

楚世家

六國皆滅于秦非不幸也莫强大于楚合齊則秦懼合秦則齊懼而其君臣謀略皆不外于齊秦是徒知倚重于人而不知自重者也又不明于形勢誠以楚之富强閉境息爭務附其民輔韓尊周西足以捍秦東足以制齊魏重媾趙以聯南北之衡彼齊秦者烏敢爲東西帝哉三問周鼎卒亡其國畏吳則徙畏秦則徙君無立志民無定嚮懷至庸劣襄忘讐而昵焉至負芻猶行弑奪

其亡葢已晚矣

鄭世家

始鄭桓公問周太史伯以逃死之地史伯令居虢鄶之閒其用意可謂深哉當是時周未棄豐鎬也史伯逆知必將委重于成周虢鄶密邇王畿誠得民易以輔翼天子觀桓公既得請寄帑建國矣身卒殉幽王驪山下此豈忘其君而苟欲以身免者邪武公輔平王東遷周依以立國此史伯之善爲王室謀而即所以爲鄭謀也莊襲餘業號稱小霸不孝不友因以不忠侵地取禾貿致詘辱猶不自責親抗六師集矢王臂于是桓武之烈替矣上蔑下抗勢相躡蹟祭仲專國莊賓敝之昭失齊援

曷足咎哉厲入惠王文不善繼始囚伯服氾作行在晉文定伯于焉取資自是而後鄭事遂無可爲者矣間居兩大疲于奔命雖以子產之賢周旋晉楚僅免于亡非始謀不臧莊失之于前文失之于後也

魏世家

春秋尙文告以會盟爲大事會盟不同征伐乃起是以君臣皆務邦交不治田賦孔子當其時告子貢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告冉有曰既庶富之既富教之蓋自治則立強自強則立伯尊主芘民莫此爲近齊晉皆其已事也成于民信乃進而王矣至于戰國阡陌開地力盡車騎襍糅戰陣之法靡不備所少獨仁義耳是以荀卿

曰秦不能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不能當湯武之仁義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如水益深如火益熱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苟行仁義民歸之由水之就下不嗜殺人立致一統豈待漢高始驗哉舍是弗圖則所爭者縱橫而已秦能脩耕戰地利人力常處勝縱約即不解六國亦且漸折而入于秦地利人力使然也夫地利人力皆不足以逆天心惟仁義能之于斯時也仁義滅絕久矣天命秦平海內豈愛秦哉

韓世家

韓于六國最弱西逼秦南邊楚中包二周脩魚之敗公仲欲賂秦攻楚陳軫爲楚計陽救韓秦韓兵合楚救不

至韓大敗岸門楚自以爲免于難矣未幾而丹陽之役韓卒與秦攻楚斬屈匄亡卒八萬韓誠病矣楚何利焉公仲審爲韓與其賂秦毋甯賂楚陳軫爲楚與其名救毋如實救而卒至于是是皆傾危之習苟安目前固未有深識遠慮無足責也嘗竊獨怪韓有周而不能用而汲汲于秦楚也誠日夜以尊周爲事則名正秦楚雖強其始未嘗不畏其主也正名奉順以結楚抗秦秦不得韓不能爲暴于山東是韓以周自衛而衛山東也齊魏燕趙其孰不賴之卽不幸列國皆無遠圖昧大義連雞自鬥極之剖分韓韓與周俱亡亦不失忠義之名也況未必亡釋此不圖而務媚秦卒先天下亡因以亡天下

何其愚也韓故鄭也論韓事與鄭相發鄭失于前以啟晉韓失于後以興秦固天運使然哉人謀實不臧惡得毋憾

田敬仲完世家

爲國莫難于持盈而定傾夫之傾已見者也傾之伏必于盈盈傾之未見者也未見而持之其識益早其力益鉅故曰莫難于持盈當湣王釋東帝舉桀宋此齊萬世一時也遂乃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并周爲天子以致諸侯恐懼合謀攻齊燕昭藉以報怨王死國幾亡持盈非也假使齊旣舉宋戢兵養民睦鄰敦好以尊共主而擯秦堅冰勢固然後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安見一

天下必在秦哉長平之禍趙君信讒易將括輕敵喪師非食乏也齊卽予趙粟秦兵亦決不罷去括亦決敗無全理然而爲齊楚計則決宜急救趙且非獨救趙急也決宜先結趙以救韓之上黨亡疑也上黨三晉之脊也三晉天下之樞也南不保宜陽北不保上黨山東于是爲無國矣自此至齊亡二十八年五國破滅齊兵未嘗一出竟以不戰降然則謂五國皆亡于齊非過論也

孔子世家

定公十年春會夾谷孔子 大司寇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則曰小司寇者非也十四年以大司寇行攝相事與聞國政是時非會同則以相爲相禮者非也後人

拘牽周禮以說春秋時事謬矣十三年十二月圍成弗克十四年乃攝相與政豈魯君以前者權輕特加任焉將以竟墮都出甲之功歟夫費郈皆墮不狃之亂三子從公則成人抗命獨一公斂處父爾孟孫固無辠也少正旣誅處父亦且牖落矣非受齊饋魯君豈不能終收陪臣之柄三卿豈不能終自保其家哉且惟君之任之重也卿之嚮之專也是以孔子能行其志君卿意移非獨無功且獲戾故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明者燭幾先是以去之決也膰肉不至而後行何也曰怠可振也迷可覺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魯之郊魯之大祀也此而怠焉甚深矣迷不可悟矣是以決去也膰肉至猶可諫

也是以侯郊也孟子曰欲以微罪行節取焉以對諂于非事情也受女樂則去覩蜚鴻則去聞賢大夫見殺則不度河明哲之至也是以涅而不緇磨而不磷匡人拘焉桓魋拔樹而不懾也

列孔子世家將以尊孔子于比諸侯王乎曰非也有大係天下則名世家非以爲諸侯王著尊也諸侯王有不世家者矣田儋類陳涉張蒼類蕭相國張耳類外戚吳王類楚皆不列世家太史法春秋述史記諱晉文召天子貶吳楚僭王皆反覆申之于列國無不嘉其尊周文王之稱王有疑詞焉乃以虛文尊至聖自亂其例乎必不然矣陳涉何以名世家曰次三代之事終于七國次七

國之事終于田齊列孔子世家于田齊後者所以終三代也列陳涉世家于孔子後者所以開楚漢也是古今之大變也孔子存三代以前之禮樂陳涉開楚漢以後之征伐古無先者是以貴之也貴陳涉而次之至聖之下不已傎乎曰此太史之微言大義也秦滅六國幷海內廢三代之法以一尊制天下臣民自以爲無患矣君自此益尊臣自此益卑禮之等殺于是大泯亂孔子以一布衣而能尊旣卑之其主陳涉以一布衣而能亡怙爲之驕主于以見禮廢則爭爭之變爲兵其極爲篡逆雖以積威極尊之秦而有所不足恃于以明禮之可恃而兵之不可恃也禮之可恃曰卑而不可踰也兵之不

可悖曰亢而有悔也在易乾卦之次曰屯屯之義宜建侯而不甯比物此志也涉一耕傭烏知之天啟之也天啟之以戒萬世之驕主而弭其召亂之萌後王鑒諸則知非禮無以守國也是以大書之曰陳勝雖已死其所置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申之曰高祖時爲置守家至今血食貴之也是古今之大防也

孔子志在用世者也道不行而論六經六經者莫之能錯綜也太史以書傳禮記爲一事樂詩爲一事書禮者是所以用世也樂與詩是所以淑性情適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也一用一舍之道也舍之極義在學易用之極義在作春秋是故六經者書禮樂詩爲其體易春秋

爲其用禮不可以苟制也必稽古稱先王則非書不足以制禮樂不可以苟作也必通人情達天性則非詩不足以作樂四經者禮樂爲其體詩書爲其用繼孔之學莫大乎孟荀荀子長于禮樂是優于體者也孟子長于詩書是優于用者也惟荀之優于體也是以紬于孟子惟孟子之優于用深于春秋而未能沈潛于易也是以紬于孔子

陳涉世家

陳涉斬妄言愚客察諸將細過以無親速亡宜矣武臣自立弗能禁也田臧殺吳廣即用爲上將與懷王將項羽何異臧適敗耳臧勝亦且廢涉夫草澤相聚非有深

仁厚德以相餍也又非有素定之分足以相臨也力能制之則失親力不能制則失威均無以善其後者名爲之也夫名者咎之招也敵循名而嚮之是矢之叢的也威福不得所處天下循名而責之是叢流之赴壑也是以智謀之士謹察其時與其所以御時者而謹避無實之名

外戚世家

尊無上則積驕王崩稱天而誄明有筦也外戚因緣胏附名逼君寵擅國至于母后用事雖至尊亦絀焉不召亂者尟矣自秦壞封建天下歸一一尊則無不厭故三代以前有妃匹之嬖惑無母后之驕恣有之自漢始矣

太史深觀劉呂之際逆料後變切戒之以天命可不謂遠計長慮者乎夫有徵者易驗無徵者難識有土士女可配人主是也政君名族卒成新簒則門第之不足恃一矣退讓君子不敢驕人是也陰鄧循禮鮮克保家則祖訓之不足恃二矣內朱虛東牟外吳楚淮揚齊代琅邪懿親相持卒固磐石是也八王沸渭典午蕩析五胡雲擾中原陸沈則維城之不足恃三矣少文作尉智計是佐將相和調遂奠社稷貽謀之永曰惟枚卜是也鸞臺鳳閣蔚焉羣升披枝傷心仙李幾悴則輔弼之不足恃四矣變故百出莫之勝防調護萬方彼固此缺然後知危莫危于高削垣之址以益其顛固未有萬全無弊

之術也

齊悼惠王世家

朱虛少年負氣力行酒以軍法欲耕非種至追斬亡酒者諸呂太后弗辠也太后誅殺功臣幽滅三趙若草芥何以獨容章曰太后婦人也偏愛而嫉妒濟以殘忍但欲富貴外家耳未嘗欲滅劉氏也是以高帝崩欲誅大臣酈商怵之得毋變惠帝之崩也太后雖憂懼視高惠之際宜已略安徵王陵陳平委兵權諸呂禍不若是烈也夫以章之負氣太后且能容之而陵乃坐沮封辥相則陳平逢惡之辠也一則委以權再則成其封終則請立爲王于是內外銜決釁隙已搆太后雖快一時顧念

萬歲後諸大臣與呂氏且不兩立孰計無可復施是以戒備至再曰毋釋軍毋送葬以徼倖于一切其惴惴之意何嘗不恐劉呂并滅哉所忌高帝遺功臣未死者非劉氏也夫龍有逆鱗勿攖之則可攖太后之逆鱗不可攖者妬爾自此以外苟有爲劉呂計久安者其計誠是其指陳利害誠確必且轉圜而從之豈有忤哉故曰呂氏之禍王陵陳平爲之也

蕭相國世家

以刀筆吏當主重明法之世乃能辟徵罷進取此其識略豈不偉哉然而太史論之曰錄錄未有奇節何也曰疾秦之深也何起家刀筆用圖書就功業皆秦故也夫

史所望隆漢之佐必且兼綜三代通明六籍一革亡秦之陋開萬世不拔之基而何所襃乃止于是漢所以不復三代何任其咎矣三見疑三自脫皆揣摩意指齷齪細人之言襲秦將王翦故智耳王衞尉者其人不少槩見獨能昌言偉論以折雄猜之主其言每進而益上有旨哉有旨哉

曹參世家

先王之澤成之難敗之亦不易自衰周陵遲至于漢興傾側擾攘以權詐相矜尙百數十年之閒先王之澤固宜泯焉盡矣而項羽之亡魯雖被圍絃誦不輟而曹參相齊亦得召長老諸生問以安集百姓者當是時齊魯

彬彬尙多士也始皇阬自除犯禁諸生四百餘人未嘗及郡國且所阬不必儒假令孝惠文景之時得者儒尊師之如叅所以奉蓋公者其復古何遠哉然儒道褊而多歧往往繇稱博引不能直舉仁義之要以此不合當世權變不若黃老之易操而叅出身豪吏用攻戰取爵位而能雅意尊賢不可謂無識而惜乎僅得蓋公也

張良世家

留侯嘗學禮淮揚而陳平亦少好讀書游學然後知秦法雖嚴固未能盡施之天下也爲韓報讎敬老父取履固無媿禮敎之儒矣是以雖爲畫策臣所畫關天下存亡奇而不詭于正辟彊見其父旣定孝惠爲太后所倚

重遂從而黨之釀祿產之禍非留侯意也陳平才不後留侯而學不足以自勝于是委心以役才夫翼者必飛蹏者必走鱗者必泳牙必噬角必觸蠭蠆之尾必螫雖罣羅罔陷阱獲必不肎自絀其所長是之謂蠢動委心以役才是亦蠢動之類也聖人閔其如是是以立仁義之防曰禮禮之大用在于知恥恥立則節立節立則行方而廉隅厲廉隅厲則內之詭隨不敢出而外之搖眩不得入持之久而相安則合天節之自然而禮復禮復則才受範以濟經權之用是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今夫死者貧賤之極也生者富貴之本也威武起于倉卒可以立死富貴之人使之雖欲求貧

賤不可得非脫然于生死甚不屈矣然則脫然于生死而不屈遂可以不淫不移已乎曰否威武之事暫而富貴貧賤之事久暫則勃然激發其本心疆者固將求遂焉雖懦夫可以忽奮久則與爲漸靡其境足使人顛倒而其時足供人反覆三思以還初念必奪是以三者備具始稱丈夫而非可冀倖于一節也留侯其庶幾矣是學禮之效也陳平專計自全移之則移護將受金非有破產之度也淫之則淫飲醇酒戲婦女非有辟穀之高也侯諸呂則侯王諸呂則王非有諫而不聽稱疾不起之守也選才濟欲幾傾漢祚躓其對高祖論項王短長蓋以頑鈍嗜利無恥自命矣烏得與留侯並儔哉

終

味雋齋史義卷之二

荆溪周濟止庵著

伯夷列傳

王者牖天下以爵祿聖人以名名者所以濟爵祿之不及也天道遠矣報施既不可必王政世與世衰舉錯又不能恆當于人心聖人懼焉乃立名教尊天爵使天下人心娓娓然皆有所勸不幸顛沛困厄無以自振于庸俗毀譽猶得用身後之名自慰焉以平其不平且夫士之能立名者其才皆足以爲不善者也斂其桀驁不可一世之槩而趨于身後之名雖無彰彰之益于天下天下之變葢有陰消而不覺者矣泰伯之讓非好名也伯夷好名矣求仁得仁既得所求之名因出其餘以誚武

王而叔齊季札之倫亦莫不以名顯夫人情未有不欲自遂者也各欲自遂則必爭爭則彊者勝彊者知得其利矣而不知已失其名是此贏而彼絀也盜跖壽終而不能諱其非盜爭之極也反是則爲讓絀于利然後贏于名亦一彼而一此是亦爭也人心好勝者也所爭者常于舉世所不爭則不爲人害不爲人害則不名之曰爭而名之曰發憤孔子曰發憤忘食是也以爭爭者爭而不勝則怨天尤人以讓爭者爭而不勝則自責于是不名之曰怨尤而名之曰自訟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夫如是是亦足以爲君子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孟子曰仁者如射發而不中不

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贏于此必絀于彼是以孔孟周流不遇夷齊餓顏淵夭伯牛惡疾原憲季次窶貧皆其絀也皆其所以求贏必得之而後快者也故曰君子固窮若小人者知富貴壽考而已矣窮非其素也拂其素則心不安而求脫故曰小人窮斯濫矣窮者君子之常也時適而處其變其處之也亦異堯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湯武引辠過自餘聖君賢相莫不焦心勞思以畏天閔人富而不驕貴而能貧以自刻礪固未有一時而改其窮者遠則任大責亦益重憂方始爾奚其樂君子所樂舍窮無以也然則以伯夷爲怨是怨樂也君子而怨窮小人者殆亦將怨富貴壽考乎哉

後說　自來讀史記者無不以爲怨毒之書而以此傳爲證據是因誤讀史記遂誤認伯夷不知孔子明言求仁得仁又何怨何必空生枝節愚故爲推爭讓之極發明讓者自有所爭以待有志之士折衷焉諒弗徒視爲奇論拗獲也

司馬穰苴列傳

夫政寬猛而已寬而不知恩者威不立也猛而不畏威者恩絕將叛也承猛易承寬難承猛勿過寬過寬長奸大叔所以悔萑苻也承寬用猛宜精擇而慎發之否則潰潰則召變任尚所以失西域也謹視前政審量吾素前政不失恩威可因也失則審吾素以革之素著恩然

後可用威也素著威然後可用恩也素不著則權而用之用恩以漸漸自賤者始逮賤則及衆用威以驟驟自貴者始抑貴則不府怨穰苴所以斬莊賈也當是時齊景之政踊貴屨賤是恩失也恩失宜用恩而先威者吾素非有著也威不素著而用恩恐威之遂不立也下素劫于威威下逮則弗堪也是以託之莊賈也雖然穰苴爲其易者也莫難于前政積寛而吾威不素著前政積寛下則玩吾威不素著則傀慢我而犯者且衆而又適當倉卒之會非可以從容而圖之也于斯時也齊之以法則怨矣劫之以敵則北矣此韓信所爲置之死地也是一機也古之人機應而立效偶舉焉而不能反則無

爲貴學也雖然信已定三秦滅魏矣不正無威是猶爲其易者也世固有玩卒庸將渙然以離彊敵闖然而至恩威不素著之身卒然逢其會忠義激發遂成大功者虞允文之于采石是也是難之難者也

商君列傳

有爲之君莫病乎見小利見小利必欲速欲速則苟且乘之惟其無以遂之也有以遂之則先王委曲繇重之法固將棄若敝屣矣周衰至于春秋人事之變可謂至矣而先王之意猶有未盡亡者蓋其法制猶有所不盡變也夫意固必恃法以傳者也秦自襄公可用周禮詩人勵之繆公悔過屈志老成列于書傳崎嶇戎狄之閒

東境至河開業光美非幸也數也孝公內脩耕戰外審地利全據雍土窺兵三川天下震動莫不儀慕周之法制于是埽地無復存者幷兼未久隨以覆亡由鞅之才足以遂其苟且也太史袁春秋人物爲列傳終于仲尼弟子而繼以商君明周秦之變也自三代以來至于春秋賢士大夫多矣不盡傳傳伯夷何也立名教也次管晏何也著事功也次老子韓非何也名教之變備原委也次司馬孫吳何也事功之變變本加厲也次子胥白公何也名教日替事功日隆其流極也隳棄大節而逞私忿佐篡逆以就功名亂臣賊子非孔子孰正之是以系之仲尼弟子也夫背名教向事功至于子胥白公可謂

甚矣然而其禍止及于一國當世有君子猶得起而正之殆猶未若商鞅之酷也何也鞅之才非猶夫人之才也然則才之爲害于斯世可勝道哉

蘇秦列傳

商鞅以至白起皆秦臣也蘇秦非秦臣何以次焉曰鞅變周法秦益彊天下駸駸西馳矣又八十餘年周乃亡又三十餘年秦乃一統誰延之蘇秦延之也自蘇氏倡從横之說于天下天下然後知六國與秦不並立雖數敗約輒復相聚救危存亡者數矣首率天下與秦爲難自蘇氏合張儀樗里疾甘茂穰侯白起王翦數世之力僅乃勝之蘇氏之功殆與管仲爭烈矣雖其心逐富貴

用術傾危不足自振于後世然救時之功惡可沒哉諸秦臣皆爲秦秦不遽幷天下由蘇氏是以不系之六國而系之秦

後說　太史非有愛於蘇秦也惡秦之極故能爲秦難者必表出之

白起王翦列傳

兵法之異于古自司馬孫吳然其書猶以禁暴禦亂爲本未嘗專事殺人也白起王翦出而兵之號爲凶器者乃大肆其毒而無可救其原皆本于首功夫天之立君以爲民也不得已而至于爭以救民也柰何其殘之殘之而天下猶歸之屈于威也威足以屈天下而天下無

有能屈之者太史懼焉是以傳孟荀以文之兵者爭之極也爭始于言利義利之辨亡而兵勝兵勝而彊者侮弱弱者求自立莫若以仁義收民心而迓天休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荀子曰桓文之節制不能勝湯武之仁義自孟子以前未有能直揭而約指之者也雖然白起王翦之兵弓矢矛戟而止矣金元以來濟以火器其毒乃甚于弓矢矛戟而未知其所終荀吳之崇卒也趙武靈王之胡服騎射也智伯瑤之決水灌人之國也皆甚不仁宜服上刑而猶未若火器之甚也後之仁人有能言禦火器者使不得逞其毒而自廢其亦勝殘去殺之一端也

孟子荀卿列傳

騶衍見孔孟不遇乃爲怪迂以動當世然亦卒不能行也徒取郊迎擁彗奚益哉夫枘鑿之合暌于方圜尋尺之計辨于枉直汲汲于一遇而欲試其道而卒不得而徒榮其身適足以自點爾奚榮之與有苟以爲榮而安之則所謂欲一試其道者殆自欺之飾說也飾說之人道之所棄也自稷下之風熾深中于學士大夫之心往往鱗集螘附螾伸蠖屈甘以其身爲公卿大夫取譽之資而不悔彼以取譽此以取適皆利之爲害也是人心之兵革也以利相取而何道之行

孟嘗君列傳

覘國盛衰未有不以得士爲樞者也四君皆號得士孟嘗始于奪宗卒于讎國春申始于嫁禍卒于圖篡平原徒豪舉耳信陵最優以一身系國存亡而未聞卓犖內治苞桑固圉之政得士者固如是邪夫士非蒯緱珠履所得而輕重也苟役志于是則富貴利達之徒爾國奚賴焉趙有一虞卿不能保荀卿仕楚困于蘭陵然且相矜得士所得何等士也四君不足責也太史懽天下後世且有聞而慕之者士慕之則士習敗君相慕之則妨政教而敗國是以詳次禍變之效而系之孟荀之後使天下後世知士自有眞雖騶衍諸生不能當也而況傾危反覆之輩乎又以見君不好上則臣盜其權稷下旣

衰乃委重于嬖私黨益崇公誼益替可謂深切著明已

范睢蔡澤列傳

范睢奪穰侯蔡澤奪范睢皆秦臣其傳當次穰侯而附四君後何也曰功不足紀也睢之策曰遠交近攻此張儀故智也辭稍于儀而實不逮儀儀爲其難睢爲其易也至譏武安而任鄭安平則與趙括代廉頗何異焉既以外弱敵而還自蹈之是非眞能爲秦開業者也蔡澤謬謬意盡富貴功皆不足紀是以不次穰侯雖然二人者皆能止足引退自全游士至此志願極矣是以次之四君好士之後也四君好士而齊楚趙魏之君不好士究削以亡穰侯不好士而秦君好士究以彊取天下夫

以所好皆非士也而收效且若此假令得眞士而好之豈可量哉是又足以厲後世爲人主而委士于私門者也

魯仲連鄒陽列傳

禮者上所制也名者下所操也聖人本禮以立名敎若奇偉俶儻之士則往往不能合禮而自立其節以鳴高雖乖聖人之道然非遺榮利輕生死則不足以自樹連屈辛垣衍類于恫疑虛喝矣故曰不合大義陽恐死而負累敗名至欲伏死窟穴以追轍鮑焦故曰不遜然皆能誓死不詘橈是足以砭范蔡而申伯夷矣烈士殉名其魯鄒之謂乎

屈原賈生列傳

屈原放三代遂爲秦賈生謫漢遂不復爲三代秦不併天下不能壞三代之法從約不解秦不能併天下楚不受欺于張儀而絕齊從約不能解天下之勢秦西齊東楚南趙北相持也齊楚合則趙有以自疆而韓魏得借以自固是以張儀欲破從約雖回翔于韓魏得其要領矣而不間楚于齊則齊不合于秦而遠交近攻之術不可得而逞也屈原以宗臣當重任內脩政令外接賓客齊楚之驩原實締之矣斯豈反覆之陳軫所可同日語哉不幸被讒見疏無及于事而齊遂離楚合秦矣是故爲屈原言之則宗國淪胥之痛也爲六國言之則從橫

易道之樞也爲天下萬世言之則德禮政刑升降之會
也夫陂可平也往可復也明主或不值其時值其時主
或不明明主值其時或無輔弼之臣足以當復古之重
任者則無以爲也漢興高祖創平反側日不暇給孝惠
遭母后之難舉朝遑遑皆非其時也文繼大統與民休
息庶乎有其時矣賈生負王佐之才膺吳公推轂之薦
受朝廷特達之知草具事儀法盡變秦故天子以爲任
公卿豈非復古之會哉夫去古未遠則民之耳目易習
也亡秦酷暴之禍猶蠭蠆之作去于膚創未合而痛未
忘則民之心志易孚也失此不圖乃以黃老苟簡之治
曲徇斯民畏死樂生之情逮其後亦旣富且安矣雖有

聖君賢相出其時欲舉先王銖重之法而施之禁網疏闊之世葢已難矣民之從其上也其于平世也不勝習必亂世乃始託命焉以其得生之難也苟有能生之者則惟所使之而莫知其它民可使安也而不可使逸也可使富也而不可使奢也逸則泄泄然忘其所以安奢則釀亂亂且成矣上之人從而整齊之雖遵三代之教以敎之躬仁義以帥之猶事倍而功半也好逸故憚勞好奢故踰節大欲旣流賢否同貫雖天地有無如之何者天地知盈溢之後非黴艾不足以發明主之治是以稔其禍而弗悔也非弗愛也乃所大愛之而不得不出于此也然則聖君賢相當草昧俶擾甫獲甯息兆人斐

然靡有定向其亦念此大有爲之時蓋天地艱難而造之而毋若孝文之苟安而可哉

後說　太史盛推賈生而傳中不載陳政事疏者此文關係甚大當見於帝紀不當見本傳也文紀亦無蓋文紀非定本矣

李斯列傳

趙高廢適立庶李斯成之非獨成之也實先啟之始皇賜長子扶蘇璽書曰與喪會咸陽而葬其文甚明立長子無可疑者而斯乃以爲上崩在外無眞太子因祕不發喪何也斯之智足以知扶蘇扶蘇仁樂誦法孔子自斯爲相時所建畫不能當扶蘇意而蒙氏三世著忠信

恬將重兵扶蘇監其軍扶蘇入蒙氏功名固必出其上不易扶蘇不能詘蒙氏不絀蒙氏無以自全是以祕不發喪微高言斯固且陰謀所以詘蒙氏而自全亦必出于廢立矣故其言曰無負太子然則聞高言而反復拒之何也曰斯之智又足以知高之扶立胡亥後將奪其寵也故不欲其功出于高然不自勝其患失之心遂委曲遷就以至族滅葢有求爲倉鼠而不得者矣夫使鄙夫患失而果可以不失則是非之權將不足以勝利害而小人之道益長君子之道益消矣功莫大于斯求自全莫過于斯然其求全乃適以得族滅也然則爲人臣者亦何所利而爲鄙夫也哉

韓王信盧綰列傳

高帝六年以韓王材武所王天下勁兵處自潁川徙太原卒反降匈奴與其攻漢遂罣誤陳豨十年豨反十一年春殺淮陰夏殺彭越秋反英布十二年冬反盧綰功臣王者畢夷兵連禍結竟帝之世說者曰帝雖猜忌苛非實有反者未至舉天下而疑之也且帝所畏惡莫加淮陰既就執猶赦以爲列侯不忍誅誠知其不反也自韓王反豨又反于是始疑諸王無不欲反者矣豈得專責呂后哉予謂不然傳曰疑人勿用疑之矣而又不能不用于是機械變詐千態萬狀上以此御下下以罔上幸而無事眈眈盻盻以相伺有釁君毛髮立潰矣葢君

臣之道之窮也不窮于龍比之剖戮而窮于韓彭之裂地昔者吳起之于楚商鞅李斯蒙恬之于秦皆易主然後被誅句踐之于文種昭王之于白起皆自用而自殺之矣然猶殺之功成之後未嘗蓄疑于向用之時也夫功成之後臣或驕矜而犯禁或怙權勢而逼上皆足以獲辠皆不得以告其君自信越被夷而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者始于委任之隆卽莫敢自必其一旦之命于是材有所不敢施智有所不敢盡功有所不敢成患有所不敢不豫恆自處于有餘而予其君以所不足以庶幾稍脫于禍敗而人君習見讎敵其臣者乃亦可以開業數百年稱不祧祖也漫然曰御臣之術在是則何以得

人之死力哉是又桀紂所不出也

張丞相列傳

申徒嘉可謂有大臣風節矣而太史責以無術學蓋僅賢于娖娖廉謹之輩而不足以稱位也然則孰稱之曰必賈生也賈生死而不相蒼絀之也公孫臣以孝文十年始上書言土德事而誼之欲改正朔當孝文初立巳言之蒼未相也乃曰見絀于蒼何也蒼爲計相佐蕭何巳主水德之說誼建言時蒼爲御史大夫誼之絀由絳灌大臣御史大夫可以當大臣矣絳灌武人不足責蒼于書無所不讀無所不通而不能進賢悟時相乃隨而排之使漢治不復于三代不蒼之責而誰責哉黃龍見

臣招爲博士蒼由是紬而誼已前死是亦古今升降之數也夫蒼由御史大夫陟相位似非御史大夫不宜相也然而蒼之免孝文顧不直相御史大夫嘉而欲相竇廣國念外戚不可又高帝時大臣多死餘見無可者乃始相嘉然則命相固不必由御史大夫矣誼不死未必不相誼不紬未必夭死蒼不抑誼誼不紬也大史之爲此傳也旨深而文微又以見置相之不可以序遷也蒼以序遷爲相自後序遷所得皆娖娖廉謹之輩功名無可稱道史譏嘉無術學與蕭曹陳平異非謂蕭曹陳平有術學也三人皆不由御史大夫爲丞相曰嘉與三人異則與蒼無異因以譏蒼雖于書無所不讀無所不通

而不得謂之有學術也然則人主之用人其可循資格乎哉夫資格所以限中材也內而將相外而封圻則人主當精擇而特簡焉內外大臣不過十數于此而猶委之資格則致治之術亦太疏而人主之權亦太輕矣太史于漢初定天下而預憂後世必將以外戚敗也必將以資格困也莫不謹而著之以垂世立教識論皆絕偉是其所以能繼春秋也歟

劉敬叔孫通列傳

自秦漢以還禮皆詳于上而畧于下其謬自禮不下庶人之說始夫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此豈舍庶人而但教士大夫哉禮者爲治之總名也自上所制言之謂之禮

伯夷典三禮是也自下所奉言之謂之敎契敷五敎是也不帥則加之刑臯陶明刑以弼五敎是也或職之秩宗或職之司徒或職之士而皆所以爲敎皆禮也敎者導性以節情必由和以導其性而情乃可節也致和莫先于孝弟天子無父致其孝于天地鬼神致其弟于臣鄰是秩宗之司也五刑之屬三千莫大于不孝是士之司也而皆以成司徒之五敎故禮者所以敎民也今曰禮不下庶人是敎格于下而惟齊以刑也爲是說者蓋以儀當禮而說之不審夫儀詳于上而畧于下故起于天子止于士所謂議道自已也禮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莫有易焉者故曰是庶人之孝也父母之喪無貴賤

一也庶人祭于寢庶人無故不食珍制恆產謹庠序禮之下庶人可紀者多矣高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辠殺人不仁不仁者不孝之積也傷盜不讓不讓者不弟之積也誠因民之樂生而曰如是則生因君之欲安而曰如是則安因是以開高帝高帝之聰明未有不悟者孝弟力田之舉得大意矣惜乎不務其所以致此而徒欲激厲以爵祿以冀天下之爭趨是以其治卒不越乎政刑自通起朝儀高帝知天子之貴而漢之禮遂止于習儀是通之陋也不知禮樂之筦乎人情不可斯須去也而曰必百年後興是魯兩生之陋也劉敬勸都關中是也惜乎務險而棄德通起朝儀是

也惜乎務儀而廢禮

後說　此篇說禮絕有見地刑禮相通之故最爲穿透而兵亦該焉

袁盎晁錯列傳

因時之與傅會也捌制之與變更也蓋甚似而不同以順其民則謂之因時謂之捌制以順其君則謂之傅會謂之變更夫君與民宜一體者也其或相左惟大臣爲能屈君以順民小人則苟順其君矣是使吾君不與民爲體者也是外其君者也袁盎始攻絳侯推南卒救之辱趙談卻愼夫人所以立名信善矣于民何事焉錯之言兵邊事卓卓有可稱者史皆畧不具豈非以其阿世

主刻削惡之邪夫君與民本親也後勢日以疏絕者臣爲之也臣處君民之閒上比則困民下比則拂君不肯之臣輕困民而憚拂君規保其身柔者傅會强者變更尊爵厚祿痞其中獨忌死耳實反趣死而不悟以季布欒布之讜直宜若不免于世卒用自全袁鼂巧捷皆喪軀命後之達者盍審所擇哉

後說　鼂錯既主削七國又知其必反而不豫籌所以待之直至反書聞始倉皇命將措兵食最不可解

張釋之馮唐列傳

任吏以爲治始于煩苛終于繳繞煩苛則人材廢繳繞則主術荒夫治者人君所自爲而與賢材共爲之者也

法者章違禮之罰以示不踰者也禮管乎人情故至纖至悉而不可厭也法則舉其大而不苛其細細微違禮謂之過失是敎之所及非刑之所及也上以名治天下則禮必謹以術法必約以疏以利治者反是人心趨于名則其去刑也固遠矣人心趨于利則其去刑也固不遠矣近之故巧避之上不聽其巧避也故曲防之此煩苛所由來也既煩苛矣則不能畫一于是奉法者不以爲治而以爲利上下出入以長其奸小臣受其顚倒而不敢爭也則毀廉隅而附之矣寖假而大臣弗能詰也則委紀綱以隨之寖假而人主弗能革也則黜陟之柄潛移焉故曰終于繳繞而皆自利治天下始主利者好

察察莫著乎簿書口對禽獸數響應無窮察之本也上首功差六級削爵罰作之察之效也

萬石張叔列傳

萬石君質有餘者也孔子曰質勝文則野其敝蓋與史相埒矣彬彬君子則非獨謹持其身而已又將有所推以澤天下是故以禮導其君謂之忠以禮導其民謂之教夫射者主于中則必材其榦角筋調其弰弣正其笴平其鏃羽然後可以中徒曰吾志正體直持弓矢審固矣中未可必也御者主于馳驅則必方其輿圜其輪棘軸而豨膏之物馬而齊其足然後可以馳驅徒曰吾轡柔和而策善縈馳驅而不敗績者鮮矣孟子曰今有仁

心仁閒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萬石君無文學有禮之體而亡其用亡其用者于體亦不全建號爲能盡言未知其所言居何等觀孝景之陗刻無恩厚與石氏所以自治者絕異則建之納忠亦未足稱也慶以世德作輔相不能量而後入既知不任職慚遜位懼責復視事則謹之過也孔子曰愼而無禮則葸葸必畏死畏死必避禍重爵祿謹身以媚上而無所建白幸未有意外之變爾不幸而有變吾不知其所終也野之言鄙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傳釋之焉唐以著史之失傳石奮張叔以著野之失是二失者又常相因也大臣不足任事而後簿書稽覈之權重重積于下而後娓娓之

徒得人于其位夫事變之來恆不可知恃大臣以維持之大臣不支則其變未可量也漢以無大臣遂成外戚之禍可不戒哉

扁鵲倉公列傳

善治病者于未形謀國何異焉當孝文時漢治極隆葆大資貧積厚反薄必至之勢也故曰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惜盛時易失也曰人病疾多醫病道少歎良相之難得也曰病有六不治首驕恣徵主德也次重財戒趣利也次衣食不能適言上下交征國用將乏也次陰陽并藏氣不定言苟取逋效政且益紛也次形羸不能服藥言元氣一耗不能

緜復也終信巫不信醫言所用非其人也此六患者綜文景武三世而通論之如示諸掌矣扁鵲于人無所不欲治也身被刺死倉公或不爲人治遵守師說誓死不敢妄傳書乃瀕于僇而獲免故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豈不痛哉倉公既家居詔問再四上窮本師中證診籍下逮後學詞繇而不殺又以見孝文之時吏安其職民安其業一藝成名其慎如此與苟且藉手捷巧以規速售者異矣

吳王濞列傳

漢初封異姓功臣既夷滅乃建同姓吳楚反遂并同姓廢之專向郡縣矣禍始基吳釁兆爭博夫以靑宮鏃德

燕私展親小忿弗懲殘殞罫局此何等事哉張相如石奮號稱長者輔導無狀乃若此帝不誅以謝吳大臣拱嘿卒無一言可歎也昔者商鞅變法刑虔黥賈禍結于身令行于國所由與鼂錯異矣張釋之爲公車令劾太子梁王不下公門文帝奇之至明也誠引賈虔爲比法在必行持以謝吳吳亦心服矣舉朝宴然若無其事至于春秋述職金輅齊驅赤社蘋焉不供菑草乃始繫使譴責以益其釁卒賜几杖以養其驕出爾返爾其誰服焉漢之制御友邦于是爲無術矣原始要終咎集二傅是以賈誼發憤反覆國本曰選左右早諭敎最急夫景帝姿性雖薄亶聰特殊張石碌碌無乇學問奚足以啟

洪孏忠勳其尊慕哉假令孝文懲爭博之失道悟少成之若性退不學之質行進宏方之雅士使賈生傅太子儲妙才貽嗣君則賦鵩之齡永錫墜馬之哀不傷雖失東隅猶收桑榆矣而乃厝火遺憂腫螫弗戒儒宗旁絕于侯國智囊親幸于肘腋以刻濟刻卒成博禍天子蒼黃捐心呂謀臣眩亂斷要領尙賴新鄴之屬河用成昌邑之絕懷田桓之說狐疑而不用周𨙸之疽菀篤而速發吳錢斯竭越戟遂鏦非然漢之爲漢殆未可知也

後說　此篇忽作穠至之文當時興之所至不復自禁古人亦多有之故雖與通卷不類亦竟不改

魏其武安矦列傳

賓客趨勢利其于天下盛衰若無係者然而盛衰必由之何也賓客之相傾也意主所附恆至于無度主勢尊則禍及家主勢降則禍及國莽移漢祚頌德者至四十餘萬人此其極也漢與呂后首稱制外戚之端見矣景武明主田竇用微太史以爲其漸不可長也是以次列而詳著之于賓客去就三致意焉何以靖之莫亟于禮讓矣始武安聽籍福讓丞相取時譽及廷爭不讓見誚安國讓乃所以固寵乎曰此不得爲讓也惟當世不明于讓之實故平居則莫能隆禮由禮臨事乃飾讓以釣名名爲讓其實爭也聖人之言讓必依于禮且夫言禮而不言讓者春秋之世也會同約誓以爲大政一時名

臣如叔向子產莫不斷斷然爭禮于天下夫禮本以爲讓而卒于爭則務禮之名而失其實也孔子曰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言讓而不言禮者黃老之術也以退爲進以弱爲彊後其身而身先漢用爲治而萬石張叔之徒出焉始于自保祿位無以佐天子理萬民其流至于隤廢廉恥偷合取容無所不至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是二術者皆賢智之失猶尙若此又況蔑禮而干譽者哉

匈奴列傳

匈奴之俗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而欲以禮義化之其說爲和親匈奴之性寬則隨畜急則侵伐而欲以侵伐折

之其說爲出塞二說常相資也太史曰是皆偏指不參彼己者也何謂參彼己己盛彼衰則絕不爲患己衰彼盛則大入彼己俱盛則爲患不深俱衰則不暇爲患此其大較也參彼己而得其當則指不偏苟己衰矣何外事之有己盛彼亦盛和之可也己盛彼衰伐之可也武承文景寬仁之後匈奴方親漢彼己俱盛之勢也乃欲詐而覆之馬邑之下以是非決之則我曲雖倖勝無以善其後以成敗決之則彼無釁無釁而勝之勝不可狃算固失矣且夫和者所以待彼之衰也伐者所以制彼之盛也而內治爲亟擇任將相所以治內也韓安國功名無可稱者尤短于兵又賄田蚡以求進非相才也然

能厲士卒以處忠厚推舉廉士賢于己者豈不賢于公孫弘哉李廣李陵健鬬非大將才然愛士卒與其甘苦則衛霍廣利所不及安國不相李氏不將是之謂不能擇任也是以數勝而敵不服威殫而功不成不然則東拔朝鮮蔵貉西置酒泉通月氏大夏烏孫北益廣田至朕靍爲塞漢之經營殆未有遺策矣設使降將反覆相繼亦獨何哉然後知徒恃廣大奮氣直前以中國倍蓰民命易匈奴首虜三不當一不仁之甚者也元成拱手適會彼衰非中國之能制勝也

司馬相如列傳

聖人之立名教至博也自中行狂簡之倫咸得各就其

長矣下至琱飾藻繪若雲霞之無質禽蟲音聲之悅耳草木不實之英華至無益于大造苟有託焉皆弗之絕也皆因而予之名以收其聰明材力之用無他使不爲匪僻而已矣長卿竊訾與穿窬何異然其文章宏麗有非一世所能磨滅者是故詳次其醜以垂誡節取其文以廣意而又引易春秋大小雅折衷于諷諫以正詞益不得已之苦心持名教之極軌也昔者倉頡作文字天雨粟鬼夜哭若曰文字之興後將有不耕而食者雨粟以示兆也將有雖死而不死者故鬼傷已前死不得與于斯文遂終以泯沒則哭也文學之士操觚槧以當耒耜託篇章以樹勳績爲幸多矣豈此者齊彼竊訾其可

慕哉雖然相如稱病閒居不慕官爵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此其自知之明亦有足多者若乃綴緝浮詞以爲學術在是是眞足以治天下而冒焉以從政爲戲所僨必多矣是又相如所不爲也

後說　今史記本全錄子虛上林恐非史公定本此詼諧語耳亦奇特

汲鄭列傳

汲黯質直無容鄭當時好善而懦不學故也其時所謂學者申轅篤老仲舒見絀獨公孫弘張湯兒寬皆至三公不學如彼學者如此天子奚擇焉是以拔將厮鹵之中求才賈豎之列甚至椎薶羣盜因緣阿傳委以干城

寄以民命漢治于是大壞由儒術之不明也夫文帝好刑名休養生息非刑名也景帝好黃老刻削泰甚非黃老也武帝好儒術黷武淫祀罔利酷法非儒術也三主所行皆反其所好當是時九流之教蓋潰亂眩瞀無適是矣且以通達治體究明王道如賈生者而當世乃謂之申商然則其所稱儒固宜不出于文詞多誦之倫而士之卓犖魁傑者且詬病而有所不屑爲矣治之隆汚由于人人之賢否係于學上苟求賢務在明學哉務在明學哉

儒林列傳

通天地人謂之儒子文王之訓以一貫三三者天地人

也儒術明則王道備矣天者立教之所宗主仁義而已地者典章制度先聖王所摠可法而守舉之必詳人者世有升降俗有質文前政有寬猛時而出之毋底滯本之于天以求其耑叡之于地以備其則度之于人以決其施之之先後輕重苟以其質之所近習之所貫而有所軒輊于其閒則必有偏而不舉者已求儒于漢惟賈生足以當之董生缺于人自餘老師保殘守匱蓋其爲一地而已矣其于天也時窺焉而弗晢人直瞀焉而公孫弘以曲學阿世要人主好文詞乃假倡勵學官爲名卒以誦多爲最而特抑揚于禮義掌故之徵自是以後風移俗成故儒之亡不亡于暴秦而亡于隆漢

酷吏列傳

郅都者景帝所謂忠臣公廉無私不顧妻子可謂難矣而以冠酷吏且曰是時民朴畏罪都獨先嚴酷以甚其辭俾爲禍首旣恕矦鼂于前而于甯成之治則曰放都餘諸變本加厲者反若得從末減焉何哉酷吏之才與其氣節方畧往往過于循吏惟其媚上不恤下是以其治相反夫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皆以愛民爲治者也石奢縱父李離失入囚死不安皆以自殺君令赦之弗從也然則民命之重于君令審矣郅都雖公廉探上意旋瞯氏萎遲至杜周公持三尺安出之論豈非媚上之爲禍哉天生民而立之君君撫民而牧之臣臣媚君以虐

其民如是而自謂忠則詐君謂之忠則悖已媚上者其術至博上自用則嚴急應之上務名則粉飾應之上憂貧則聚斂應之上患弱則武獻應之而一皆主于不恤其民是以從其君之好而益其君之疾嚴急令益格粉飾敗益大聚斂益貧武暴益弱人主苟從事于愛民而勿忠其媚我者則庶幾矣

法令者所以導民也吏者所以行法令也大臣者所以察吏也君者所以用大臣也吏奉法民戴吏吏不奉法民不戴大臣舉之大臣失職君易置之自古之爲政未有不由此者也故人主之求治亦愼選其大臣而已矣舜有天下選于衆舉皋陶湯有天下選于衆舉伊尹而

不仁者遠此言用大臣之效也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言察吏之效也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始于孝弟而終于仁民愛物是故君人者務知人欲知人者務與民爲一體能便吾民者其人必可用也然必本其崇于天博其則于地審其施于人斯足以爲大臣一人弗能備也則取有其二與其一者相輔而行之此約而易舉矣以大臣察吏而吏之奉法與否又視吾民之安吏與否也民安吏戶口必息田野必治市肆必盈以靜反是者流亡耗減荒蕪囂以爭故曰爲治者治民如畜牧牛馬然舉而稽其數量其肥瘠而牧人之職無所逃是之謂察吏之法此亦約而易舉矣趙禹

張湯作見知不足糾也作沈命上下益用相匿是以法困吏也夫吏巳不能自脫于法矣又能牽法以導吾民乎甚者民挾法以中吏甯成之家居持短長威乃重于郡守是其驗也夫吏之心使一于民而後可責以治也今使以其半自脫于法而以其半導民且不得況乎其毖得脫也一受事則係徽纆矣一臨民則罥叢蕀矣其得隙以去也特未舉法耳苟舉法則百無一脫者至百無一脫此必不舉矣而具文故存制行直背之有位者同患相恤則容之刀筆吏無位無位則無恤反持之而取盈焉主者雖聞之弗能禁也何則其所持者故法也夫爲法至于使大小之臣不以檢其身以導民而徒爲

刀筆吏舞文取賄之資而其所取纖悉展轉皆出之吾民是設法本以導民而反用以困養民之官設官本以養民而卒毆之骪法以虐民也其于本抬也遠矣小臣之黜陟既已一決于法大臣無爲遂拱手仰成于刀筆之吏人主習見大臣之仰成而無爲也因以序而遷之不復措意焉弊始于下其流及上始作俑者自趙禹張湯可勝歎哉

後說　與晉世家言賞罰處相對看

大宛列傳

天地設險以限中外王公因之役智鑿空苟就一時𡨚萬世防亦甚矣西道通羌以困隴西南道通吐蕃南詔

以援蜀惟五嶺道通亭其利未被其害賴大海爲之重阻也海道日益習矣是以先王謹固中土敦信義之教寛荒服之政嚴邊關之守不慕重譯之名賤僻異物之貢所操者約故易周而可久秦漢務博不思其反適足張拓弛之士取封侯爾此人臣不省者之利非人主之利也明主賢臣與民同利害者也

游俠列傳

名託于文字儒得之易俠得之難近則蒙恕談遠則被刻論黨同之私不足怪也智仁勇天下之達德也聖人之教廣得其一體皆進之于道子路公良孺之勇子貢之智類游俠貨殖所有事也游聖人之門卒爲大賢夫

命者天之所以別君子小人而著其辨也游俠不甘賤故以立權傾王公貨殖不甘貧故以居積比素封皆自奮其智勇而不受命不受命者由不知命也知命則受命受命則不立權而不賤不居積而不貧是之謂居易易者所以樂坦蕩也不受命則幾于行險矣然而聖門不絕之者夫亦有辨焉爾已何辨焉爭與讓而已傳游俠以退讓廉節爲本而深絕暴豪之徒別嫌明微愼之至也然游俠趨于名故人多便之而君相必禁之貨殖趨于利故君相弗之禁也而每賈怨于下此其所以異也趨于名則去道近故俠獨得與儒並稱魯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以終儒林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

以游俠顯所以開貨殖也蓋貨殖之與儒至遠而其驅役一世轉運萬有之權常相敵而相勝也俠居其閒自爲風氣猶有先王之遺訓焉周禮六行終于任卹然則游俠豈非司徒所當賓而興之者哉上不絕于王下不絕于聖其亦足以傳矣儒偏于柔俠偏于剛然惟秉正氣能脩其達德者始足以自樹若儒苟弋祿位俠至暴豪驕矜則藉名以射利失其本矣朱家能羞姚仇之徒而公孫弘兒寬乃得竊附于儒術莫之羞也是名敎之變也不可以無懼

後說　讀此文當知孟堅之妄譏子長適以見其不肯好學深思而已

貨殖列傳

易傳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財之爲用大矣莫理之則爭爭者亂之所從生也是故先王之理財也非直爲國用也息爭止亂以輔名教也既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矣乃辨九職之任各有所統以行寬大之意于纖悉之中因之者下自趨而不覺也利導則示以所嚮矣教誨則有所事整齊則有所禁矣然此皆以爲民也雖其治有差次而皆不悖于先王之道是故辟土任地而非勞也官山府海而非私也權算徵斂而非貪也絀辱浮淫而非苛摧抑并兼而非暴也夫地力與作業相轉移者也因地力以飾作業

作業定則地力隨之敎化與風俗相維繫者也因風俗以施敎化敎化成則風俗隨之天時與人事相推嬗者也因天時以制人事人事脩則天時隨之王道約而易操行而必效此其塈也是故名之不可不被于下也利之不可不筦于上也以爲治也其變也名被于下而下弗趨利筦于上而上弗收下弗趨者所趨歧也上弗收者所收細也是故莫貧于言利之君莫耗蠹于聚斂之臣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爲其委利權而弗知收也盜者盜利于有形病其末聚斂者耗利于無形病其本其本病而天下貧矣天下之貧也貨非棄于地而有所棄力非私于已而有所私何也不以之輔名而

以之敗名名敗則先王之治廢矣于是上下渙然以離是之謂民散民散則非獨名教弗能攝也利權亦分于是民之才力秀異者不用之于彼而用之于此太公管仲之勢屈而程卓曹孔之勢成此有天下者所大懼也故曰最下與之爭夫以上與下爭此恆勝之數也恆勝故恆不勝不勝則妬妬則侵害之而已矣夫民自有其利者也使不能自有其利乃始激而與上爭非得已也又從而侵害之則不危其上固必無以自安矣太史述貨殖以終篇爲世至誡或乃從而訾謷之何其弗思之甚也

太史公自序

董子之論春秋曰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太史更之曰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是以其序畧百三十篇多述所嘉尚雖吳淮南衡山之畔逆至如酷吏佞倖亦各推其長而名之類稱美不稱惡往往不盡其義此太史之遜言也夫世變之嬗治日少而亂日多著書以示後世亦垂法少而垂戒多非有所偏勢使然也董子之論正已孔子道不行乃作春秋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乃以屬其子太史身廢不用乃卒述史記凡以明道也太史公論六家先道而後儒然獨尊孔子蓋是時以記誦爲儒非眞能明孔子之道者故譏之曰博而寡要若孔孟之言仁義而已矣操

之至約豈有譏哉春秋禮之大宗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此太史所得于春秋之精者其序列成敗之徵世變升降之故恆斤斤焉所謂義也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後世史家多主記事逐事以爲文故汗漫而不收太史之書首尾洞達有確乎不可拔之義是以上下數千年反覆㕘亂而舉之如貫珠纍纍也擲爲五例則築室之棟柱櫨栭大小相維長短相錯而不可或缺也葢史之難讀之尤者是以備論次之

史義卷二終

受業馮元燿孫　士奇
姪孫　恭壽曾孫振庸校字